

## 花部农谭

清 焦循

梨园共尚吴音。“花部”者，其曲文俚质，共称为“乱弹”者也，乃余独好之。盖吴音繁缛，其曲虽极谐于律，而听者使未覩本文，无不茫然不知所谓。其《琵琶》、《杀狗》、《邯郸梦》、《一捧雪》十数本外，多男女猥褻，如《西楼》，《红梨》之类，殊无足观。花部原本于元剧，其事多忠、孝、节、义，足以动人；其词直质，虽妇孺亦能解，其音慷慨，血气为之动荡。郭外各村，于二、八月间，递相演唱，农叟、渔父，聚以为欢，由来久矣。自西蜀魏三儿倡为淫哇鄙谑之词，市井中如樊八，郝天秀之辈，转相效法，染及乡隅。近年渐反于旧。余特喜之，每携老妇、幼孙，乘驾小舟，沿湖观阅。天既炎暑，田事余闲，群坐柳阴豆棚之下，侈谭故事，多不出花部所演，余因略为解说，莫不鼓掌解颐。有村夫子者笔之于册，用以示余。余曰：“此农谭耳，不足以辱大雅之目。”为芟之，存数则云尔。嘉庆己卯六月十八日立秋，雕菰楼主人记。

花部所演有《铁邱坟》者，一名《打金冠》，为薛刚打杀伪太子，夷其三族，逮其兄薛猛于阳河诛之。伪太子者，武氏私幸薛怀义所生，所为驴头太子者也。徐绩闵薛氏之鬼馁而，乃自以其子易薛之子而抚育之。其《观画》一出，竟生吞《八义记》。乃《八义》之程婴，本诸太史公之《晋世家》，婴乃赵氏家臣，以己子易赵子，见其忠于所事；若绩于薛氏，既非故主，亦非深交，而公然以己之子易薛之子，在己大为不仁，于薛亦不足为义，岂非无稽之至者哉！而何苦为之？及细究其故，则妙味无穷，有非《八义记》所能及者。《观画》之后，薛氏子去之韩山，起义师，直入长安讨武氏。韩山者，邗上也，即徐敬业起兵之事也。今则不曰徐敬业而曰薛交，若曰：以徐绩之人，岂得有此忠义之子，能起义兵为国讨乱？当日所谓徐敬业，实薛氏子薛交也。是徐绩之子也，而非徐绩之子也。徐绩之人，焉得有此忠义之子！作此戏者，假《八义记》而谬悠之，以嬉笑怒骂于绩耳。彼《八义记》者，直抄袭太史公，不且板拙无聊乎？

《龙凤阁》慷慨悲歌，此戏当出于明末。《击宫门》一出，即隐移宫之事也。李娘娘，即选侍也；杨波即杨涟，涟之为波，其意最明；徐量即是徐养谅。但故谬为神宗事耳；神宗太后虽亦姓李，其父李伟有贤称。

陈家谷口之败，杨无敌与子延玉并死于难，其端由于王侁忌功不救。时督师者潘美。业本欲待时而动，美不能用其谋；及侁遁，美不能禁，美亦沿河而去。业力战谷口，见无人，乃大呼：“奸臣误我！”还战，遂死。则美之陷业可知，不尽关乎侁也。美，良将也，岂一王侁不能制？自此败之后，国威大损。宋

之弱，实由于美矣。后太宗以足创甚，召寇准于青州，而寿王之位定；澶州一役，庶洗从前之耻。花部有《两狼山》剧，演杨业死事，则全归狱于美。延昭愬枉于朝，召寇准谳定其狱，而潘之害贤，寇之嫉恶，淋漓慷慨，豪发毕露，若曰：业之死，向令得准断之，则美之罪当不止于夺官而已。宋之于辽，自潘而弱，自准而振，且恨当时未有忘身殉国、秉道嫉邪如准者讯之，杖之，大声指骂之，假鬼神鬻弄之，乃使美得逃其咎也。尤谬悠者，则潘方统重师，朝廷遣官逮之，莫敢动，适王侁怨美杀其兄，乃擒美致槛车，而侁即统其军。盖美陷业而委其罪于侁，史如其所委者书尔；而特于杨业口中出“奸臣”二字，美之为奸臣，实以此互见之，有《春秋》之严焉。为此戏者，直并将侁洗去，使罪专归于美，与史笔相表里焉。侁，音莘，演者或误为仄声，非是。

唐张仁龟，本张尚书之庶子，其嫡不容，尚书乃使远为张处士之子，有手书为据。仁龟稍长，渐知其为尚书子，乃窃据而逃之京师；既登第，仕为官，遂忘处士养育之义。处士以无据，郁恨而死。已而仁龟出使，自缢于驿亭，相传为张处士冥诉阴谴之。事载《北梦琐言》。花部中演为《清风亭》剧，张处士仍姓张，仁龟则谬为薛氏子。其本末略同：处士夫妇以织扉磨豆为生。拾得此子，有血书乞人收养，处士力贫抚育，得存活。至十数岁，适其生母过此，乃窃血书逃去，登第，出使矣。张自此子出逃，其妇日诟，以思儿得疾，不复能磨豆。张日扶其病妇至清风亭望此儿归。盖年皆七十许矣。久之，愈衰老，困苦行乞，而食暇则仍延颈于清风亭。一日，传有贵官至，将憩于亭。坊甲洒扫见二老人，因曰：“吾昨见此官，殊与翁媪之逃子面相似。明日官憩此，翁媪其潜近处。吾验视诚然，来为翁媪告也。”二老人喜甚。明日，坊甲验视不错，乃欣然招二老人。二老人欣然至，入亭视之，良是。往呼儿，其子怒曰：“是何乞儿，妄谬至此。”翁媪乃历述十数年养育事，仍不动，惟曰：“持据来。”据则已窃去，固无有也。于是二老人乃蒲伏叩头曰：“公贵人，我小民岂敢以抚育微劳冒认父子；但十数年相依，姑作一家仆乳婢，携我两人，生食之，死棺之，免饿毙于路，他无敢望矣。”其侍从奴仆感动，跪代为乞。此子曰：“此两乞丐，得二百钱足矣。”乃以钱二百给之，擿于亭外。媪让翁曰：“儿恨尔，尔素督责其读书过切；我则保持之，虽长，未尝一日离诸怀也。尔姑退，我独求之，伊当怜念我。”媪复入，此子怒詈益甚。媪大哭，以钱击其面，触亭而死。翁见媪久不返，往视，见媪死，亦大恸，以首触地死。此子转诃斥坊甲勾引，坊甲亦强项不服。此子竟擿驸从去。乃作天雷雨状，而此坊甲者冒雨至亭下，见有披发跪者，乃雷殛死人也。视之，则前之贵官，右手持钱二百，左手持血书。坊甲乃大声数其罪而责之。此即张处士郁恨而死、仁龟得阴谴之所演也。郁恨而死，淋漓演出，改自缢为雷殛，以悚惧观，真巨手也

。据昆腔剧中，雷殛二事：一为《双珠》之李克成、张有得。克成以营长谋奸营卒之妇，罗致卒死罪，致其妇以死明节——此事见《辍耕录》——卒虽因妇死得释，所卖子亦归，惟营长未有报，故思得天雷殛之为快耳。然作《双珠》剧者，营卒妻卖子、投渊之后，既得神救不死，父子夫妻后俱完聚，则李克成固亦天所不必诛也，故《双珠》之李克成、张有得虽遭雷殛，尚不足以警动观者。至《西楼》之赵不将，祇以口笔之嫌构其父，父禁于叔夜不许私妓，在赵固泄私忿，而其言非不说正，以是而遭雷殛，真为枉矣。盖袁于令与赵鸣阳素隙，心恨之，思得雷殛乃快，《西楼》之赵不将，即指鸣阳也。鸣阳人品学问，岂袁所及，故冯犹龙删改《西楼》，毅然删去此折，是也。余忆幼时随先子观村剧，前一日演《双珠?天打》，观者视之漠然。明日演《清风亭》，其始无不切齿，既而无不大快。铙鼓既歇，相视肃然，罔有戏色；归而称说，浹旬未已。彼谓花部不及昆腔者，鄙夫之见也。

王霸之子王英，既邂逅郭后，迎奉于山。后命往市中招集义兵，市中人欣然从之，争延王将军酒食。此从王霸遭市人揶揄反面搬演。英往说姚刚，辞严气直，百挫不挠，作人忠义之气。

《魏氏春秋》云：“夏侯元、何晏名盛于时，司马景王亦预焉。晏尝曰：‘惟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，夏侯泰初是也；唯几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务，司马子元是也；惟神也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吾闻其语，未见其人。’盖欲以神况诸己也。”子元即司马师也。师在正始间与泰初、平叔并称名士，则其风流元谧，可想见矣。今平叔《论语集解》高列学官，与圣经同不朽；而泰初所为《乐毅论》，得王右军书之，学僮稍能习字，皆旦夕抚临，无不知有夏侯泰初者，而子元则花部中大净为之，粉墨青红，纵横于面，雄冠剑佩，跋扈指斥于天子之前，居然高洋、尔朱荣一流，所谓“几能成务”之风，莫之或识矣。《晋书?景帝纪》称子元“饶有风采，沈毅多大略”，设令准此而以生、末为之，幅巾鹤氅，白面疏髭，谁复信为司马师乎？

花部中有剧名《赛琵琶》，余最喜之。为陈世美弃妻事。陈有父、母、儿、女。入京赴试，登第，赘为郡马，遂弃其故妻，并不顾其父母。于是父母死。妻生事、死葬，一如《琵琶记》之赵氏；已而挈其儿女入都，陈不以为妻，并不以为儿女。皆一时艳羨郡马之贵所致。盖既为郡马，则断不容有妻，有儿女也。妻在都，弹琵琶乞食，即唱其为夫弃之事。为王丞相所知。适陈生日，王往祝，曰：“有女子善弹琵琶，当呼来为君寿。”至，则故妻也。陈彷徨，强斥去之，乃与王相诟。王尽退其礼物，令从人送旅店与夫人、公子，阴谓其故妻曰：“尔夫不便于广众中认尔，余当于昏夜送尔去，当纳也。”果以王相命，其阍人不敢拒。陈亦念故，乃终以郡主故，仍强不纳。妻跪曰：“妾当他去

，死生唯命；儿女则君所生，乞收养之耳。”陈意亦怆然动。再三思之，竟大詈，使门者搗之出。念妻在非便，即夜遣客往旅店刺杀妻及儿女。幸先知之，店主人纵之去，匿于三官堂神庙中。妻乃解衣裙覆其儿女，自缢求死。三官神救之，且授兵法焉。时西夏用兵，以军功，妻及儿女皆得显秩。王丞相廉知陈遣客杀妻事，甚不平，竟以陈有前妻欺君事劾之，下诸狱。适妻帅儿女以功归，上以狱事若干件令决之，陈世美在焉。妻乃据皋比高坐堂上。陈囚服縲继至，匍匐堂下，见是其故妻，惭怍无所容。妻乃数其罪，责让之，洋洋千余言。说者谓：《西厢?拷红》一出，红责老夫人为大快，然未有快于《赛琵琶?女审》一出者也。盖《西厢》男女猥褻，为大雅所不欲观；此剧自《三官堂》以上，不啻坐凄风苦雨中，咀茶啮檠，郁抑而气不得申，忽聆此快，真久病顿苏，奇痒得搔，心融意畅，莫可名言，《琵琶记》无此也。然观此剧者，须于其极可恶处，看他原有悔心。名优演此，不难摹其薄情，全在摹其追悔。当面诟王相、昏夜谋杀子女，未尝不自恨失足。计无可出，一时之错，遂为终身之咎，真是古寺晨钟，发人深省。高氏《琵琶》，未能及也。

《义儿恩》之儿，为其母前夫之子。母携来为人妾，而思以毒药谋杀其嫡。值妾兄至，嫡以妾所馈酒肉食之，兄中毒死，妾乃称嫡杀其兄。为此儿者，诚难自处矣，党其亲母则枉杀嫡，鸣嫡枉则杀其亲母，乃自认毒杀其舅。此子真孝子也，故曰“义儿”。行刑日，与一大盗同缚，盗斩而赦至。其嫡持敝席来收儿尸，见盗首大恸。此本元人《赵顽驴偷马残生送》。

《双富贵》之蓝季子，以母苦其嫂，潜代嫂磨麦。又潜入都为嫂寻兄，行李匮乏，赤身行乞，叫化于街。观之令人痛哭。

《紫荆树》之枯死，竟为田三之妻斧斤所致。田大士人也，二则胥隶耳。树死鸦散，终不肯析居，在田二尤难得者矣。